

## 城市记忆

朱道平

我在城西的白云巷住了20多年。某一天，家庭晚饭桌上谈起房子周边过去的布局时，我想起来，原先房子的后窗外有一条砖石铺就的小路，路的那一边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，树下有一栋三开间的瓦房，里面住着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太太。

春天来时，梧桐树叶慢慢变青变绿。夏天里，两棵树的树冠像两把撑开的巨伞，替瓦房挡住了暴烈的阳光。炎夏的清晨或傍晚，透过后窗，我常能看到老太太坐在梧桐树下纳凉，手持芭蕉扇，轻轻摇，有一下没一下的。那把芭蕉扇的边沿缝着蓝色的布，有着岁月的包浆，看上去和她一样老。

房子的大门两边各有一扇木格子窗，窗玻璃呈淡蓝色。左边窗子外面靠墙根是水泥砌的洗菜池，水龙头不用时罩着一个铁盒子，上面巧妙地落着锁。大门头上装有一盏白炽灯做成的门灯，夜晚发出暗红的光，替路人充当了路灯。冬天到了，梧桐树只剩光秃秃的树干和枝丫，这时就很少见到老太太出门。不知情的人夜间路过，看见那门头上暗红的灯光，才知道这里住着人。

原以为这一切会一直存在下去的。可有一天，突然来了一队人马，拖着电锯等专用工具，围着梧桐树指指点点一番。只半天的功夫，在电锯尖锐的刺耳声中，两棵树先后倒地，被切割成一段一段，装上早已等在一旁的车后，不知所终了。从此，不见了树的站立姿态。再后来，施工机械开了过来，瓦房也跟着从地面上消失了，原址成了一堆瓦砾。房子的主人据说被她的侄子接走了。紧接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，旧有的一切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。

这一切，大约是不会有什么文字记录的，它只存于经历过的人的记忆里，我也只是在偶尔谈及时才想起。那时，我的儿子才二三岁，对这些没有什么记忆。现在我只能将我的记忆通过语言传递给孩子，变成他的一部分记忆。如果将来有一天，我的孙辈问起与之有关的过往历史时，我会笑着将我的记忆再传递给他，让他也知晓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，告诉他这里曾有两棵梧桐树，树下有一间瓦房……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迁，过往的一切毫无疑问地属于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。记住它，也就是知晓了故乡曾经的样子。



金草滩

安庆老年大学 孙剑 摄

## 老了就多回乡下走走

王双发

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。”心里总揣着这样一份温软的念想，风一吹便晃出细碎的期待。等我老了，眼角爬满时光的细纹，便要多回乡下江调走走。不图长住，只为把在城里攒下的匆忙与浮躁，都浸在这小村庄的慢时光里，补一补那些年因奔波错过的乡土暖意。

老了多回江调走走，不必再被闹钟惊扰。想出发了，便选个天朗气清的日子，悠悠往村里去。清晨的江调最是鲜活，田埂上的露水还没被太阳晒透，沾在布鞋上，凉丝丝地沁进心底。风里裹着新翻泥土的腥气，混着田埂边蒲公英的淡香，深吸一口，连肺腑都透着清爽，正如陶渊明笔下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惬意。走累了，便坐在江边的石头上歇脚，看早起的妇人挎着竹篮去洗菜，水声“哗啦”作响，伴着她们清脆的唠嗑声，瞬间就把人拉回儿时的记忆里。

春日里多回江调，定要去田埂边采野菜。婆婆丁、苦苣菜，一丛丛挤在田埂缝隙里，绿油油的惹人怜爱。拎着小铲子和竹篮，蹲在地里慢慢挖，手指沾了泥土，却半点不觉得脏。挖累了便坐在田埂上，看乡亲们在田里种玉米。他们弯着腰，把种子一粒一粒仔细撒进土里，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珍宝。偶尔有人直起腰打招呼，嗓门亮堂堂的：“回来啦？过得怎么样？”几句家常话，便暖了整个春日的午后。这让我想起范成大“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的诗句，乡土间的烟火气，从来都这样质朴动人。

夏日的江调，傍晚最适合漫步。沿着村后的小路慢慢逛，路边的向日葵低着头，花瓣上还沾着夕阳的金辉，像缀满了细碎的星光。路过张奶奶家的院子，她准会笑着迎出来，端上一碗刚晾好的绿豆汤：“快尝尝，解解暑！”瓷碗冰凉，汤里的绿豆熬得沙软，喝一口，满身暑气瞬间消散。坐在她家院门口的老榆树下，听张奶奶讲村里的新鲜事：谁

家的孙子考上了重点大学，谁家的菜园种出了十几斤重的大冬瓜……说着说着，月亮就悄悄爬上了树梢，星星也一颗颗亮起来，满天空都是细碎的光，比城里的路灯温暖太多。正如朱自清所言“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”，江调的夏夜，连月光都带着温柔的诗意。

秋日里去江调，一定要去晒谷场看看。金黄的稻谷摊在场地上，像铺了一层灿烂的阳光，乡亲们拿着木耙来回翻晒，“哗啦”的声响里满是丰收的喜悦。我也会凑过去搭把手，帮着把散落的稻谷归拢到一起，指尖沾着稻谷的清香，心里也跟着敞亮起来。临走时，老李头总会硬塞给我一袋刚晒好的花生，壳上还带着阳光的温度，剥一颗放进嘴里，脆生生的甜，是城里超市里买不到的味道。这让我想起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的踏实，乡土的馈赠，从来都这样实在。

冬日的江调，冷得清爽干净。多回村里走走，总要去儿时伙伴家坐一坐。桌上摆着刚煮好的红薯，热气腾腾的，剥去皮咬一口，甜到心间。几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喝着高粱酒，吃着腌萝卜干，聊聊从前的趣事：说我小时候偷摘过他家的苹果，被追得满院子跑；说冬天里一起在江边看大轮船，冻得手通红也不愿回家。笑声裹着淡淡的酒气，暖得能驱散窗外的寒风。正如老舍笔下“冬天，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”，江调的冬天，没有刺骨的严寒，只有烟火气里的暖意。

“故乡，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，年老时想要回归的地方。”人老了，就该多回乡下走走。江调的路、江调的水、江调的人，像一根温柔的线，牵着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不用刻意做什么，只是慢慢走、慢慢看、慢慢聊，就能把心里的空落都填满。老了就多回江调走走吧，让每一个脚印，都踩在岁月的温情里；让每一次回望，都能遇见最本真的自己。